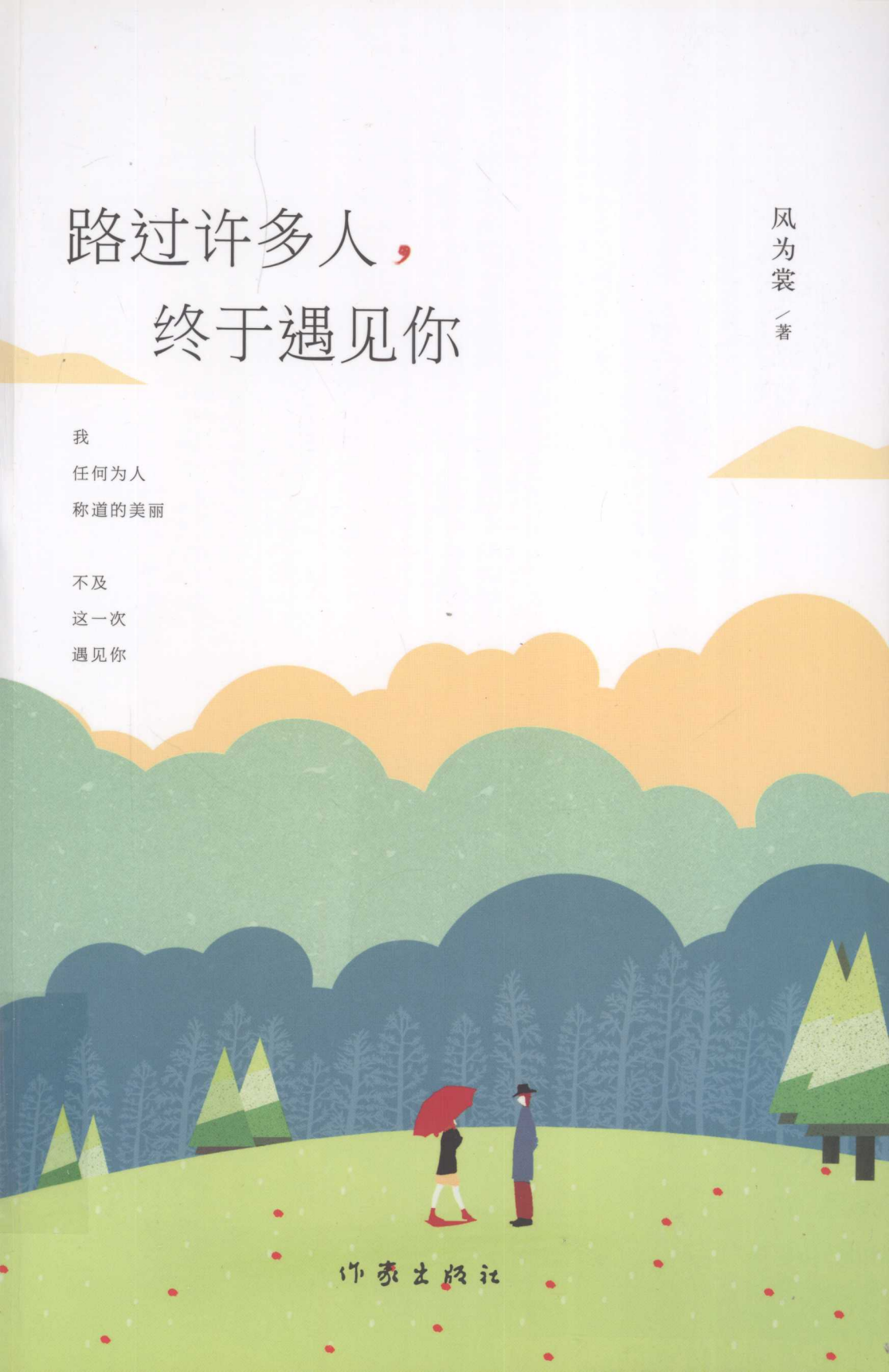


路过许多人， 终于遇见你

风为裳
／著

我
任何为人
称道的美丽

不及
这一次
遇见你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过许多人，终于遇见你 / 风为裳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4

ISBN 978-7-5063-7325-8

I. ①路… II. ①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585号

路过许多人，终于遇见你

作者：风为裳

责任编辑：盖启天

装帧设计：◆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255千

印 张：18.75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25-8

定 价：29.8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幸福的幸

幸福说：你还太小。悲伤说：你已够老……

003 / 两栖

010 / 七寸

018 / 转身有天堂

025 / 珠玉在侧

032 / 复辟

040 / 弃城

047 / 愿天下有情人都是金婚

054 / 情场有风险，投入需谨慎

放肆的肆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到当初……

063 / 走神儿

070 / 谁在床下放了蝴蝶钟

077 / 依靠

086 / 他的前女友抱着孩子来了

093 / 爱到深处是感伤

100 / 当婚姻成了不可说的秘密

107 / 永沉海底的所罗门魔瓶

114 / 最后的诺亚方舟

微妙的妙

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的内心里行走，横行霸道，或者是亦步亦趋……

123 / 男色时代：我家先生爱美丽

130 / 黄牌警告：吵架公约履行中

137 / 丑女季：女为悦己者整容

144 / 新欢旧爱

151 / 渔夫老婆的后厨房

158 / 没有谁刀枪不入

165 / 断点

172 / 脸色·眼色

勇敢的敢

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放弃梦想，安于现状的不勇敢……

181 / 公主当自强

188 / 30岁，仍可以有狮子的梦想

195 / 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梁洛施的勇气

202 / 别希望一颗蓝莓可以榨出柠檬汁来

209 / 米晓佩的人生损益表

223 / 前妻来袭

230 / 伴侣·旅伴

236 / 死于一场荷尔蒙的妖精

243 / 我不要只在床上拥抱你

温度的温

幸福的灯火就像萤火虫的尾巴，你以为可以取暖，其实那只是一点没有温度的光亮。

253 / 左岸的风筝

263 / 恋火烧不透

271 / 死穴

278 / 太阳与水波的暗战

284 / 亲爱的，我们的渡船来了

幸福的幸

幸福说：你还太小。悲伤说：你已够老……

两 栖

做两栖动物，即妖娆妩媚又清纯贤惠，兼守着妻子与情人的双重角色，那不过是痴人说梦。

那些曾经哄我开心的小把戏再次上演

沙涛晃动着手里的酒杯，说：我这人点背，两次婚姻都失败了，第一次，老婆跟人跑了。

那第二次呢？小兔子样的姑娘问。

第二次——沙涛顿了一下，说：她不肯跑。

兔子姑娘捂着嘴乐，末了伸出食指在沙涛额上戳了一下，说：净骗人。

沙涛伸手抹掉兔子姑娘唇间粘着的奶油，抹完，很刻意地放在自己嘴上舔了一下，兔子姑娘嚷：你干吗！

沙涛开始讲另一个金发美女乘飞机的段子。金发美女坐在头等舱，空中小姐去劝：小姐，请去经济舱。金发美女不以为然：我是金发美女，我

要去纽约，我为什么不能坐头等舱？空姐无奈，让副驾驶去劝，金发美女仍是那套说辞。不得已机长出马，只说了一句话，金发美女立马嘟囔着“不早说”去了经济舱。空姐跟副驾驶纳闷，问机长说了什么，机长说：我告诉她，头等舱不去纽约。

尽管我知道那个包袱，但是不得不承认沙涛的确很会讲段子，包袱抖出来时我笑了，兔子姑娘也笑了。

兔子姑娘咯咯咯的笑声一点都不好听，有点像指甲划过玻璃，但是沙涛说：你比金发美女还漂亮，你的笑声像银铃。

这是个好笑话，我畅快淋漓地笑了。

兔子姑娘作势要打沙涛：你敢讽刺我没大脑？沙涛顺势捉住那双手，世界轻飘飘地在我面前变成了黑白默片。

这套把戏，这些段子我都熟悉，沙涛讲给我听过，那才是多久的事？一年前？两年前？当时我也像兔子姑娘一样，坐在沙涛对面，发嗲耍贱，一样都没少。

不同的是，现在，我成了沙涛甩不掉的妻，而沙涛仍在玩这种弱智的游戏，没完没了。我喝掉杯子里的玛格丽特鸡尾酒，我承认我选了一款很不适合这晚情绪的酒，玛格丽特是用来怀念逝去恋人的酒，而我，怀念的是曾经与我为敌的女人——唐棣，他是沙涛的前妻。

97%的棉和3%的莱卡并不适合所有人

我曾经在某情感专家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成熟的爱情像一件含有97%的棉和3%的莱卡的衬衫——体贴却不束缚，温暖却不灼手，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我很无耻地笑了。这句话并不适用所有的人。有的人的爱情就要像烟花一样绽放，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或者再生。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在这个城市里像一只穿梭的袋鼠，每日拎着巨大的装满花花绿绿化

妆品的箱子出现在各个婚礼现场，新娘们的美丽全指望着我呢！

在某一个婚礼现场，我看到了无所事事的新郎沙涛。在没有人摆布他的时候，他就坐在临窗的白色椅子上，衣服也是白色的，眼睛黑得明亮。

新娘唐棣是个瘦骨嶙峋的姑娘，眼睛总是惊悸的、没有安全感的。在给她打完腮红后，我坐在了沙涛面前，我说：你需要上一点粉底。

他笑了，邪气扑面而来。但是，你知道，很多女孩都喜欢挑战高难度，我们喜欢坏坏的男人。

我的手给他上粉底时，他有意无意地亲我的手，他是故意的。我喜欢他这样，但是，我假装恼怒在他脸上拍了一下，我说：你专心点儿。

我们简直狼狈为奸，一拍即合。我敢保证那个新婚之夜沙涛脑子里想的人一定是我。相处三年结婚的女友对沙涛来说怎么会有新鲜感呢？他是那样喜新厌旧的人。

他去海南度蜜月时，给我发短信讲笑话：M：现在我们居然分别的时候也毫无悲伤了！F：谁说的？我很悲伤！M：一点儿没看出来！F：我是内伤。

其实不太好笑，但是，那么孤单的环境里，能有一条短信安慰每个醒着的夜晚，能有一个人让你隔山隔水地惦记，那已经是件幸福的事了。

十天后，沙涛从海南回来，我从东到西穿过整个城市去见他，我穿了极为任性嚣张的湖蓝色雪纺露背长裙。裙尾像水波纹一样衬着我的每一步。我把自己想象成走向王子的美人鱼。

没办法，我要让沙涛恨不相逢未娶时，我要一枪打中他的要害，让他放不开手。

出租车的反光镜里，我看到自己一副志在必得的脸。伊丽莎白·泰勒的前夫瓦尔丁评价她说：她就是一锅热水，沸腾的全是女人的心计。

那晚，我就是那锅沸水。

视死如归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我跟沙涛都变成了沸腾的一锅水。不过，他的那锅水在下半身，我的那锅水在上半身。

这年头，遇到个看着顺眼、聊着有趣且身家不错的男人不容易。是她人的老公又有什么关系，婚姻又不是终身制，结了不还可以离嘛？

我抱了砍瓜切菜九死不悔之心开始了与沙涛的交往。沙涛却把我当成胸大无脑的金发美女，以为睡了便睡了，不睡白不睡。那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昏了头，一门心思想跟沙涛扯那张证。

我这面甜言蜜语地给沙涛灌药，那面捧着鹤顶红去见唐棣。

唐棣居然一眼没认出我，我自亮身份，说了对她致命打击的话，我讲了婚礼上我们“一见钟情”，我说：我跟沙涛好上了，我们要在一起。我把“我们”两个字咬得很重。是我们，而不是我。这很重要。

唐棣的目光满是惊悸，好半天，她去端桌上的一杯白水，水端到手里洒了三分之一，手忙脚乱地擦，然后她突然哭了起来，她说：狗男女，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我。

我以为那是哀兵博同情分的把戏，她不知道哀兵必败吗？我装腔作势地点了一根烟，目光飘飘缈缈投向别处，我说：爱情像洪水，洪水来了，谁都挡不住。

唐棣终于停住了哭，她咬了一下唇，狠狠地对我说：你凭什么觉得他跟你在一起就不会甩了你？

我吃了一口小盘子里的抹茶慕斯，清爽的甜味是蔓延的夏天的味道。我伸出纤长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头，总有人会浪子的终结者，他遇到我了，我是两栖动物，可以扮演好妻子和情人的双重角色，你不能，所以，GAME OVER了。

我承认我很嚣张，没来由地自信。后来的某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额

前别着两只草莓发卡的风姐，她很淡定地评价抛鸡蛋者：他肯定是我的追求者，被我拒绝后不能释怀。

坐在电视机前的我肯定脸红了。

那时，我就是凤姐，自信得无法无天。

而沙涛坐山观虎斗，置身世外，外叶不沾身。他说：你们谁赢了我就跟谁，这事儿挺母系社会的吧？

我一脚把他从床上踹了下去。我被唐棣的哭与哀求弄得心慌意乱。我29岁，孤魂野鬼一样在这座城市漂泊，好不容易瞄准目标，断没有中途放弃的道理。

我心硬如铁，趾高气扬地给唐棣回话：我都视死如归了，你放弃吧！

我没死，死的是唐棣。

她从18楼一跃而下，看到的人说她穿着一条火红火红的裙子，落到地上，面目安详。在跳楼之前的十分钟里，她给我打了两通电话，电话里只有声嘶力竭的一句话：你不会幸福的。

没有谁能永远活色生香

我的噩梦是从唐棣跳楼开始的。唐棣从小在单亲家庭里长大，虽然父亲给了她跟母亲足够优渥的生活条件，但是跟怨妇母亲一起生活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大概是外人不能理解的。

唐棣没有把我介入她和沙涛之间的事告诉任何人，所以，她的死被认定是深度忧郁症。沙涛处理完唐棣的葬礼，人瘦了一圈，也很沉默。我用身体勾起他的欲望，有时候，我们仿佛只有沉溺在对方的身体里，才能忘却我们的罪孽。

逝者已矣，我们做成这样，没有理由不结婚。

每个夜里，我用身体安抚了沙涛，却清醒得如一盏探照灯，我先是不敢睡，后是不能睡，每个梦里，唐棣都在哭。

开始，沙涛还会陪我，给我讲笑话，他说：知道我小时候的偶像是谁吗？是汪精卫。他真的太了不起了，又能卖国，又能填海。

这个笑话很好笑，但我没笑。他嘟囔了一句，说：你越来越苦瓜脸了，没劲！

他沉沉睡去，把长夜留给了我。我的耳边一遍遍回荡着唐棣那句咬牙切齿的话——你不会幸福的，眼前是唐棣苍白绝望的一张脸。

我是不敢把这些说给沙涛听的，唐棣成了我们之间的禁忌。

镜子里的我有着硕大的黑眼圈和下眼袋，人也委顿得如迅速失水的植物。沙涛越来越不耐烦，他早出晚归，不回来也不打声招呼。

很奇怪，我一个人在家时心里倒是轻松的。跟他在一起，我总觉得唐棣的那双惊悸的大眼睛在盯着我们。

我的幸福是偷来的，我尚有良知，没办法做到无知无觉。

如果泯灭了这点良知，我真的就可能幸福了吗？过度的自信会让人变得很盲目。凤姐如果一直不醒过来，也许还可以在虚妄里继续编织自己的幸福。我的问题是，我实现了那个结婚的目标，事实证明我不能香艳与贤良俱存，就是俱存那也需要一个好男人盛接着，沙涛不是，如果是他就不会每晚都睡得连个噩梦都不做了。

无可否认的是，我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我不必每日像只灰头土脸的袋鼠一样穿过长长的城市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婚礼上，我不必担心着人家叫我齐天大剩。

结个婚是很有必要的事。但是，我没办法做到神经大条忘记一切，比如我曾经是强取豪夺的小三，比如沙涛昨天跟我狗扯连环明天就可能跟别的姑娘眉来眼去。

他恰好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坏，有点好玩。是《非诚勿扰》里马诺姑娘喜欢的那类男人。好东西人人都想抢。

走到这一步田地像是一场默剧

兔子姑娘的出现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但是，对于如困兽一般惶惶不可终日的我来说，她拨云见日给我指出了一条生路。

小三打败了原配妻子，小四再接再厉，打败小三也并非难事。我笑着等待兔子姑娘，然后我会华丽转身。

这是我的如意算盘。可是，沙涛那边按兵不动。是兔子姑娘无侵略之心还是已经新潮到可以无视婚姻的地步了？

正当我暗中打鼓时，兔子姑娘的电话来了，一如我当初那样嚣张，不懂事，一如我般的终结者心态。

她说：我偷偷去看过你，不过是个大妈级人物，很OUT了。我像是玩弄老鼠的一只猫，我问：你有什么本事能不变成他的前妻？

兔子姑娘脆生生地说：我是两栖动物，妖娆与清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我哈哈大笑，我说：你赢了。让沙涛来跟我办手续吧！

胜利来得有点太容易，我听到兔子姑娘对着电话说：不会吧，你就这样认输了？

真是傻姑娘。婚姻这回事，千疮百孔后，不放手，难道也去学唐棣跳楼吗？

我承认兔子姑娘救了我，把我从内心的自责里解脱了出来。小三也变成了前妻，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把前浪拍在了沙滩上。女孩们前赴后继，沙涛真的幸福吗？

才不过三十岁，纵情酒色，他已经脱发很严重了。

下第一场雪时，我买了一大束百合去看了唐棣。站在她的墓前，对着她很美的照片，我告诉她：你的预言没错，我没得到幸福。

转身离开时，我步履蹒跚。

七 寸

恋爱中的男女都想抓到对方的七寸，掌握主动权，控制局面。许静好心里比谁都明白，爱人之间，那个七寸就是爱。因为怕失去，所以才会有所顾忌。

1

从确定恋爱关系起，许静好与石景一直像是两个武功高手，表面上谈笑风生，暗地里却都用内力在过招。

许静好老妈的至理名言是：男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许静好的老爸一辈子在老妈的严格管束下，服服帖帖，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许静好替老爸喊冤时，老妈说：女人没人赢得了，到头来，还不是我当了一辈子老妈子，他当甩手掌柜的。

许静好不想像老妈那样事无巨细地管束石景，也不想把他放羊，她的政策是：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她才不想操心多长一根白发。

财权当然是在管束的范围内。但是，作为女友，手伸得过长多少有些

出师无名。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

某个周末，两人就郎咸平的二元经济论谈自己的职业构想。许静好做室内设计师，她的最高理想是有个自己的工作室。以她目前每月七千块的收入，如果不能幸运中五百万，实现理想要十年。这中间还不能算结婚、生孩子浪费掉的时间和精力。

也许是气氛太融洽，石景放松了警惕，他第一次跟她算自己的经济账。石景是大学讲师，薪水加上外出讲课收入每月过万。再加上项目年终奖金，年收入三十万以上。做不到大富大贵，小富即安还可以。

许静好的眼睛晶晶亮。她的要求也不高，钱太多也没处花不是？

她说：咱们合伙买房吧！

这是投石问路。石景点头应允呢，就代表他愿意和她的爱情开花结果，一路奔着婚姻去。如果他不想财产共享，那就哪凉快哪待着去，许静好也不必浪费时间在没诚意的人身上。

许静好没想到石景四两拨千斤，他说：我供的期房年底交工，到时候你负责装修就行了。

许静好的算盘噼里啪啦打得响：他这是啥意思？装修款要她出，还是自己可以坐享其成？

2

石景把房钥匙放到许静好手里那一刻，许静好就像是捧了个烫手的山芋。万能的老妈说：这事不能这么办。房子是他的，你花钱装修，将来有个万一，我是说万一，你的钱打水漂儿都没一声响……

许静好何尝不是害怕这个，害怕却不能把钥匙送回去，说：我不能在你的房子里搭这个钱！人家是邀你共赴明日之约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有诚意的。

那怎么办？问号给了老妈，老妈也没了主意。

许静好很认真地设计了房屋，然后做预算。装修这事儿可大可小，多少钱都能填进去，好在许静好是专业人士，尽量做到好而不贵吧！

遇到核心问题让石景定夺，石景总是大而化之地说：你可以代表我！

这话也说得含糊。许静好不想表现得急吼吼的恨嫁的模样。先小人，后君子。许静好把每笔支出的票据收得一清二楚，就算有个万一，也不至于白白吃了哑巴亏。

房子交工那天，石景表现得相当兴奋。孩子一样在屋子里转，拍拍这，摸摸那。许静好的心境则有些复杂，他若不邀请她入住，她就要收回垫付款了。钱能要回来，自己付出的感情能收回来吗？

石景叫了外卖。在阳台的地台上，两个人头抵头脚抵脚地吃饭，阳台外的单元楼里有男人系着围裙做饭的身影。石景大谈自己会做四喜丸子和很好吃的萝卜牛肉汤，许静好哦了一声，她说：那以后做饭的活就交给你，我洗碗。

石景埋头对付一块可乐鸡翅，没有给许静好回答。

许静好心里火冒三丈，这算什么嘛，自己明示暗示推手推过去，人家一闪身，你就扑了个空。

那晚，两个人睡在许静好买的大床上，激情过后是无边无际的虚无感。某一刻，许静好很想坐起来骂一句：石景你他妈的想结还是想散，给个痛快的，别钝刀子割肉！

可是，她豁不出去。她跟石景相处了一年四个月，除了没领那张证，其他的，都像老夫老妻了。

除了没领那张证。许静好笑了一下，领没领，区别是本质上的。

领证了，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没收他的工资卡了，没领，可以吗？

一觉醒来，阳光已经闯进了房间的每个角落。伸个懒腰，走出卧室，石景正在烤面包。

许静好清清爽爽坐在餐桌前时，石景递给了许静好一块三明治，两片